

何典

第一回 五脏庙活鬼求儿 三家村死人出世

词曰：

不会谈天说地，不喜咬文嚼字，
一味臭喷蛆，且向人前捣鬼。
放屁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！

《如梦令》

自从盘古皇手里开天辟地以来，便分定了上中下三个太平世界。上界是玉皇大帝领着些天神天将，向那虚无缥缈之中，造下无数空中楼阁，住在里头，被孙行者大闹之后，一向无事，且不必说他。中界便是今日大众所住的花花世界。那些古往今来，忠孝节义，悲欢离合，以及奸诈盗伪，一切可喜、可惊、可笑、可恨之事，也说不尽许多。下界是阎罗王同着妖魔鬼怪所住。那阎罗王也不过是鬼做的，手下也有一班牛头马面，判官小鬼。相帮着筑个酆都城，在阴山背后做了国都，住在里头称孤道寡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这阴山乃下界第一个名山，其大无外，其高无比。一面正临着苦海，真是上彻重霄，下临无地。山脚根头有一个大谷，四面峰峦围绕，中间一望平阳，叫做鬼谷。谷中所住的野鬼，也有念书的，也有种田的，也有做手艺、做生意的。东一村，西一落，也不计其数。

其中单表有一处，名曰三家村。村中有一财主，叫做活鬼。他祖上原是穷鬼出身。到这活鬼手里，发了横财，做了暴发头财主，造起三埭院堂四埭厅的古老宅基来，呼奴使婢，甚是受用。家婆雌鬼，是打狗湾阴间秀才形容鬼的姐姐。夫妻两个，都已半中年纪。却从未生育。

一日，因活鬼的散生日，雌鬼便端正几样小小菜，沽了一壶淡水白酒，要替老公庆阴寿。恰好形容鬼也到来拜寿，便大家团团一桌坐下，搬出菜来：一样是血灌猪头，一样是斗昏鸡，一样是腌瘪雌狗卵，还有无洞蹲蟹，笔管里煨鳅。揼弗杀鸭——大碗小盏，摆了一台，欢呼畅饮。

正在吃得高兴。活鬼道：“我们夫妻两个，一钱弗使，两钱弗用，吃辛吃苦，做下这点牢人家。如今年纪一把，儿女全无，倒要大呼小叫的吃甚寿酒，岂不是买咸鱼放生，死活弗得知的！”形容鬼便道：“虽说是要养好儿三十前，你们两个尚不至七老八十，要儿子也养得及，愁他则甚？前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新死亡人，他说阳间有什么求子之法：倘然没有儿子，只消到养家神道面前烧炷香，舍个数，便即生子，真是如应如响的。姐夫何不去试他一试？”

活鬼道：“那里有这话？神道岂是来替人养儿子的？”雌鬼道：“莫道无神却有神。既有这个老法则，我们去试试也不落脱啥官衔。倘得一男半女，也不枉为鬼一世。”活鬼道：“试试诚然不妨。但到那里去求好？”形容鬼道：“我闻得孟婆庄那里有座五脏庙，庙里有三个天尊，极是有灵有圣，姐

酆（fēng，音丰）都——地名。

埭（dài，音代）。

散生日——谓通常小生日。

揼（liè，音列）弗杀——拧不死。

弗——不。

夫要求，须到那里才是。”活鬼道：“这里到孟婆庄，路程遥远的，那里便当？”形容鬼道：“路程虽远，都是些水路。坐在船里，与游春白相一般，有甚不便当？”活鬼道：“既是这般说，老舅可一同去走走，觉得热闹些。”形容鬼道：“且待你逢好日出门时，我来奉陪不迟。”活鬼道：“拣日不如撞日，就是明日便了。”形容鬼道：“这也极通。只是明日就要起身，今日须当预先端正，省得临时上桥马撒尿，手忙脚乱的。我也要回家说声，方好同去。”活鬼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一面说，又吃了几钟罚酒，用过矮面，形容鬼作别回去。

活鬼便到鬼店里买了些香烛之类，又叫了一只两来船回来，千端百整。到了次日，活鬼便教鬼先把行李搬在船上，一面端整早饭。凑巧形容鬼也到船头了，便大家吃饱了清水白米饭，喊鬼跟了，一同来到，形容鬼伸着后脚，跨上船去，只见那只船直洗转来，几乎做了踏沉船，连忙拔起脚道：“姐夫，怎么叫这只船？如此洗法！”活鬼笑道：“亏你做了阴间秀才！难道连孟子的说话都忘记了！”形容鬼道：“有甚说话，我却不记得。”活鬼道：“《孟子》上说的：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一只两来船，你用了大脚力踏上去，教他怎么不洗？”形容鬼也笑道：“我虽做了秀才，那些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都已呕还先生，那里还有己得？”

两个说说笑笑，上了船，艄公便把船撑开，摇着干橹，慢慢的一路行去。活鬼道：“这里到孟婆庄有许多路，若这般初一一橹，初二一橹的，几时才到！为甚不使起篷来？”艄公道：“使篷须看风色。如今尚在阴沟里，七弯八曲的，一路风头弗顺，怎么使法？相公既然要紧，待我们伙计上去背起水纤来，就快了。直等到了奈河里，才好使篷。”活鬼道：“既如此，快上去背。”

艄公便把船停住。船上伙计注好纤绳，跳上干岸。活鬼便教鬼替他把船撑一撑。鬼拿起撑篙，用尽平生之力，望岸上一撑，不道趁水推落，船便望着对岸直贯转去。艄公道：“你这小弟弟，真是个笨贼！又弗是撑弗开的船头，何消用这瞎气力。撑船也要捉顺丝缕，望前撑去，怎倒这般横撑船起来！你可坐下，如今不用撑了。”

鬼便放下篙下，跷起半斤卵子，坐在船头上，一路看那岸上过路人钻撑。到得阴沟口头，只见经岸旁边，蹲着一只愤气癩团，抬头望着天上一群天鹅，正在那里想吃天鹅肉，看见他们船过，便望清白河水里一跳，却被一条倒拔蛇衔住不放。鬼忙拿起洗尿拖纷，却待打去。

活鬼喝道：“蛇自过，犬自行，你去打他则甚？”喝声未绝，鬼已将拖纷打下，恰正打蛇打在七寸里，早已命尽禄绝，浮在水面上。癩团也随风逐浪去了。

——男孩。

船头二字，应排于下文一同来到之下。

洗（gu ng，音光）。

然船同音，王洗同音。

背——拉。

斤（pán，音盘）——量词。

癩团——癩蛤蟆。

拖纷——拖把。

船已出了阴沟，到得奈河里，凑巧遇着极顺的鬼阵头风。但见来往船只，也有随风转舵的，也有趁水推船的，尽在那里颠篷掉抢。活鬼大喜，忙教艄公也快起篷来。艄公便把十二叶篷扯足了，那只船便云飞射箭一般，望前行去。

形容鬼道：“姐夫闷了几时，如今这样顺风顺水，难道还不开心？”两个说说笑笑，正在高兴，只见艄公手忙脚乱的落下篷来。活鬼道：“难得这样兜艄顺风，怎么就要落他？”艄公道：“前面奈河桥来了。”活鬼向前一望，只见那桥还远远的，看去不甚分明，便道：“桥还远着多哩，怎就这般要紧？”艄公道：“我们行船的老秘诀，须要远桥三里就落篷，方能船到桥，直苗苗。”活鬼无奈，只得由他落下，仍把干橹摇着。

看看来到桥边，只见一个老鬼，颈上挂串数珠，腰里束条黄布，双手捧了卵子，跨着大步，慢慢的跑过桥去。

活鬼笑道：“你看这老鬼，怎不把紧桥栏杆，倒捧好了个张骚硬卵？难道怕人咬了去不成？”艄公道：“相公们不知道来奈河桥上，出了一个屁精，专好把人的卵当笛吹。遇有过桥的善人老卵常拖，他便钻出来募卵，一戴，把卵咬住不放，多有被他咬落的。饶是这等捧好，还常常咬卵弗着咬了脐去。所以那些奈河桥上善人，都是这般捧卵子过桥的。”

形容鬼道：“真是山山出老虎，处处有强人。我们打狗湾里，近日也出了一件怪物，叫做甚么蚰蜒哥，有时伸长尚脚，辊在路头路脑。倘然路上行人看了野眼，不小心踏着他，便两头一齐跷起，吹出一口斜气来，把人呵得卵浮大如腿，连走路都是不便当的。”说话之间，不觉船已过桥，仍旧扯足满篷，往前行去。

到了孟婆庄上，艄公把船歇定。两个上了岸，鬼拿着香篮，一路去寻那王脏庙，不题。

且说那孟婆庄当初不过一个小小村落，甚是荒凉。自从孟婆开了茶馆，那些闲神野鬼，都来吃清茶顽耍，登时热闹起来。这些左邻右舍，见了眼热不过，也不顾开店容易守店难，大家想吃起生意饭来，也有开鬼酒店的，也有开鬼豆腐店的，也有开鬼南货店的，渐渐的只管多起来。这家起屋，那家造房，日积月累，不觉成了个大鬼市。真个是鬼烟凑集，闹热不过的。

这里活鬼同着形容鬼一路行来，到了孟婆茶馆门首，看他门面上挂个回报招牌，写着“来扇馆”三个白字。那些吃茶的清趣朋友，蛇头接尾的前门进，后门出，几乎连阶沿砖都踏烱易了。形容鬼便道：“出名的孟婆汤，从不曾吃着滋味。我们难得到此，不可错过，进去吃他一碗尝新。”三个走进店堂里，拣个好坐场，爬抬搁脚的坐定。走堂的看见，便端了三碗孟婆汤，

兜艄——言正对船尾。

募——凶猛卤莽的接触。

卵浮——男性生殖器。

戴——尝。

尚——躺。

辊（g n，音滚）——混。

眼热——犹言眼红。

烱易——谓因摩擦多而消损。

（pào，音泡）——泡。

放在桌上，问道：“客人可用小点心么？”形容鬼道：“有什么好点心？也用得着些。”走堂道：“这里有丢头蒸卷，沥干团子，酥迷糖，迷露做饼，都是出名的。”活鬼道：“我倒还要去烧香舍数，有素的才好。”走堂道：“迷露饼酥迷糖俱是素的。”活鬼道：“酥迷糖是要馋唾去拌的。反弄得馋唾拌干，倒是饼罢了。”

走堂去顶了一泛供饼来，摆在面前，三个狼飧虎咽吃了一阵，会过茶钱，起身问道：“这里有座五脏庙在那里？”走堂把手指着道：“你们跨出大门，一直望前跑去，碰鼻头转弯，到了市梢头，就看得见了。”

两个依言走去，到了庙前，只见两扇庙门，半开半掩，着一条夹漆缝。形容鬼即便踏上阶沿去，推开庙门，看是甚么神道。只见中间塑着个麀糟弥陀佛，落开那张硕死嘴，凸出了宽急肚皮，眉花眼笑的坐在上面；两旁塑着四个杉木金刚。转入后面，来到大殿上，但见中间塑着三尊拜灵的泥菩萨，当中是穷极无量天尊，张开一双无眉眼，落开一个黄牙床，露出那个大喉咙，喉咙里伸出一只手来。左手捏着人门诀，右手一个送死拳头；上首是逍遥快乐天尊，绯红一个狗獾面孔，两只软耳朵，颐下七五根凿孔注牙须；下首是苦恼天尊，信准那个冷粥面孔，两道火烧眉毛上打着几个捉狗结，一个线香鼻头，鼻头管里打个桩子。东边挂一口木钟，西边架一面边鼓。侧首坐着几个歪嘴和尚，把捶敲着木鱼，正在那里念那夹和《金刚经》，看见他们人来，晓得是烧香的，慌忙起身相迎。一个向鬼手里接了香篮，取出那对倒浇蜡烛来点着，又把断头香烧在炉里；一面撞起木钟，打着边鼓，伺候拜佛。活鬼朝上跪下，通陈了心事，磕了一顿响头，方才起来与和尚施礼。

说了几句死话，正要坐地，形容鬼道：“好佛在后殿，我们再到后面去看看。”和尚便陪了他们，来到后面。看时，却正是那新修好的五脏殿，当中坐个瘪嘴那谟佛，两旁排列着十八尊木罗汉，活鬼忙磕下头去。形容鬼道：“姐夫果然一念诚心，见了大佛磕磕拜。”活鬼道：“既到这里，岂可拣佛烧香。”形容鬼等他拜完了，便道：“姐夫可要数数罗汉去？”活鬼道：“怎么数法？”形容鬼道：“挨顺了逐尊数去，数着好的便好，数着歹的就歹。”活鬼道：“你先数。”形容鬼便逐一数去，恰数着了鸭蛋头菩萨。活鬼也照样数去，却是大耳朵菩萨。和尚道：“两位相公真是有福气，数着的都是好菩萨。”鬼便道：“待我也来数数，看是甚么菩萨。”一路数去，只见那尊神道鬼眉鬼眼，甚觉难看，便问道：“这可是救命王菩萨么？”和尚道：“不是，这叫做摩化偈煞神君！”

正在说笑，形容鬼忽觉一阵肚肠痛，放出一个热屁来，连忙揞住屁股道：

馋唾——唾液。

泛供——木盘。

飧（sūn，音孙）——吃。

（x，音希）——谓露出一线。

信准——犹言当真是，果然是。

捧——当作棒。

夹和（hè，音贺）——谓乱七夹八。

那谟——南无。

偈（tàn，音探）。

揞（n，音俺）——掩。

“撒屁常防屎出。这里可有应急屎坑的么？”和尚把手指着道：“相公从这条肉弄堂里进去，抄过了弄堂便是。”

形容鬼依言走去，果有一只牢坟坑，上面铺着石屎坑板。一群臭老鼠，簇在坑缸板上偷屎吃，看见形容鬼到来，一哄走散。形容鬼恐怕爬坑缸弗上，做了一个大势头跨上板去。往下一看，坑里都是夹弗断屎连头，无万大千的大头蛆，在内拥来拥去。形容鬼也不管三七念一，撩开尖屁股，显出那个无框裆的碗大屎孔，蹲在上面，一连放了十七八个臀后屁，随后屙出一大堆软屎来，几乎连那条葱管肚肠都屙落了！

出空了肚皮起来，束好裤子，正要走动，忽闻坑里有呜咂之声；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落坑狗，在里头嚼蛆。形容鬼见旁边竖着根青竹头，便拿起来望狗身上戳去。那只狗看见，便惶的喷出一口臭蛆来。形容鬼大怒，把青竹带戳带搯的掏了一阵，搅得希臭膨天，那只狗打急了便涌身望上跳将起来。形容鬼恐被搯累，忙把身让开，被他投穿屎坑门逃了去，遂把竹头放下，走到五脏殿里。

活鬼正与和尚坐在懒凳上说话，看见形容鬼走到，便向身边挖出肉里钱来，送与和尚做香仪。和尚也向佛面上刮了些金子，送与活鬼道：“相公拿回去，倘有小舍人急惊风撞着了慢郎中，来不及，汤吃了就好的。”活鬼接在手中，千谢万话噪的辞别起身。和尚直送出了山门，方才进去。

两个一路回来，到得船上，已经有天无日头哉，连忙扳转船头就摇。谁知这阵鬼阵头风还没有住，一路都是顶头大逆风，摇了几日方能到得三家村里。两个起岸回家；艄公随同鬼搬了行李起来，算清船钱去了。活鬼自与雌鬼说了一回烧香的话，形容鬼也辞别回去，不题。

可煞作怪，是夜雌鬼便捏鼻头做起梦来：梦见一家神道，领着一个行当小伙子，走进房中，对着雌鬼道：“感汝夫妻求子虔诚，今特赐汝一子，乃阳间白面书生下降，将来后福非凡。汝可用心保护。”只见那小伙子走至床前，揭开雌鬼被头，着雌鬼膀罉裆里乱钻。雌鬼着急，忙把手去推，那里推得住？已被他钻入肚里去了。吓出一身冷汗醒来，告诉活鬼。活鬼道：“既是天尊显圣，将来生子是十拿十稳的了。但不知这尊神道是甚么模样的。”雌鬼道：“我也看不仔细，只见他眉毛打得结着。”活鬼道：“不消说，这是苦恼天尊了。”

从此雌鬼便怀着鬼胎。到得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小鬼来。夫妻大喜，如获至宝。形容鬼晓得生了外甥，又是他撵掇去求来的，如何不喜？便即买了一对昏头鸡，一块擗腿肉，几条放生咸鱼，一盘切只箍卖鸭蛋，教个毛头挑了，自己戴了高帽子，穿件万年衣，来到姐夫家。正值活鬼在家里烧三朝，就唱个扁喏，道了喜。坐了一回，随到房中来问姐姐的安。雌鬼道：“兄弟来得正好。你是读书人，可替外甥题个鬼名。”形容鬼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就

连头——概子。

投（tòu，音透）——突字之音转。

小舍人——小官人，对小儿的敬称。

话（huà，音话）——同话。

顶头——正对船头。

罉（xià，音下）。

擗（huàn，音换）。

叫做活死人何如？”活鬼大喜道：“极好，正是这等便了。”

只见鬼 走来说道：“吃三朝酒的太平客人都请到了。”活鬼便与形容鬼出来接人待物，一面就摆出酒来，大家坐下。正是酒落欢肠，猜拳豁指头的吃了一阵。

内中一个对门乡邻，叫做扛丧鬼，问道：“前日闻得活大哥曾到五脏庙去求子，因此得了令郎。不知那里学来这个妙法？却是怎样求的？乞指示一二，也让我们见识见识。”

活鬼道：“我本也不知就里，是个新死亡人说起，阳间有此法，因此亦去试试；也不过烧炷香，许个愿罢了，不料果有灵验。”又一个隔壁乡邻、叫做六事鬼，便接口道：“许了甚么愿，就这等感应的快？”

活鬼道：“那时也不曾壳账 这般灵验，不过趁嘴造了几句道：‘倘然生了儿子，便把天尊来做家堂菩萨，就在三家村里起座鬼庙来供养。’说便这般说，只是太许大了，一歇晨光 还弗起。料想口说无凭，天尊也不计较的。”

扛丧鬼道：“这使不得！老话头：宁许人，莫许神。既然许出了口，也是缩弗转的。难道好拔短梯不成？将来怎好再见天尊面？你横竖铜钱堆出大门外，也不必像孟婆庄那里造这大庙，正叫乡下狮子乡下跳，将就起只三进四院堂的小庙来供养着，就是了。”

活鬼道：“诸事也还容易，只是寻那块屋基地，又要好风水，又要无关碍，却倒千难万难。”扛丧鬼道：“村西头那片势利场，青草没人头的精空在那里，何不就起在上面？大家烧香便当，岂不好么？”六事鬼不觉拍手拍脚大笑起来，道：“极通，极通。活大哥快些起起庙来，我们都来烧香。”

活鬼道：“忙不在一时。且待小儿满了月，那时拣个吉日良时动手不迟。”众鬼俱道：“说得是。”遂都起身谢别回去。

活鬼送众鬼出门，回来告诉雌鬼，雌鬼也甚欢喜。

日子易过，不觉已是满月。随又斋 了别过老寿星，抱出活死人来。剃头人便把他兜头一杓冷水，拿起缸片来就剃。真是冷水剃得头发落，顷刻剃了光光头。又做下许多桩 柄糍团，各处蟠藤 亲眷都送过了。然后拣个好日，端正 木石砖瓦，到势利场上来起造鬼庙，不题。

只因这只庙一起，有分教：

非惟赔饭折工夫，还要担钱买憔悴！

要知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无官一身轻，有几万事足。活鬼既做了财主家边，岂不望养儿侍老。无如力不从心，只好付之天命。一旦得新死亡人传闻之言，方知天底世下，除了死法，更有活法。于是不顾路程遥远，乘船驾橹，一念诚心，烧香舍数。虽不免闲时不烧香，急来抱佛脚之谓，然早已感动神明，梦中送子；遂能怀着鬼胎，生出小鬼。将来靠老终身，传宗接代，不怕无

壳账——犹言预备。

一歇晨光——犹言一时之间。

斋——设斋供奉。

桩——当作装。

蟠藤——远远近近。

端正——预备。

鬼顶扛。岂非神圣有灵，佛天保佑乎？雌鬼云：“莫道无神却有神”，诚然哉。

第二回 造鬼庙为酬梦里缘 做新戏惹出飞来祸

词曰：

自家下种妻怀孕，反说天尊引送来。
只道生儿万事足，那知倒是祸根芽。
做鬼戏，惹飞灾。脏官墨吏尽贪财。
银钱诈去犹还可，性命交关实可哀。

《思佳客》

话说活鬼因求着了儿子活死人，要在这三家村势利场上起座鬼庙来还那愿心，办齐了砖头石块，撻下无数木梢，叫了五色匠人，那消半年六个月，早已把座鬼庙造得齐齐整整。中间大殿上，也塑三位天尊。困梦中送子来的是苦恼天尊，故把他塑在劈居中。上首塑了穷极无量天尊，下首塑了逍遥快乐天尊。那些相貌装束，都照依孟婆庄那里一样。山门里塑个遮眼神道，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，代替了懊躁 弥陀佛。后面也换了一尊半截观音。又请一个怕屎和尚，住在庙中侍奉香火，收拾得金光灿烂。

村中那些大男小女，晓得庙已起好，都成群结队的到来烧香白相。正是烧香望和尚，一事两勾当。见了后殿半截观音，尽皆欢天喜地，道：“向常村里娘娘们要烧炷香，都要赶到恶狗村火烧观音堂里去，路程遥远的，甚觉不便。如今这里也有了观音，岂不便当？”大家感激活鬼不了。

扛丧鬼便搭了一起鬼朋友，对 了枝枝分，直到酆都城，叫了有名的不搭班戏子，来替活鬼敬神贺喜。就在新庙前搭起一座大鬼棚来，挂了许多招架羊角灯，排下无数冷板凳。那四面八方到来看戏的野鬼。无千无万，几乎把一片势利场都挤满了。

活鬼也办了祭礼，同着雌鬼到来斋献。把三牲抬入庙中，摆在金枪架子上。众鬼看时，当中是一头猪圈里黄牛，上首是一只触呆猪婆，下首是一腔舔刀着 ，还有许多供果，素菜，鬼馒头，堆满了一供桌。活鬼到了神前，把松香掺在炉里，敬了三杯滴血酒。夫妻都磕了头起来，谢了众鬼，一齐到棚中坐定。

只见班中那个老戏头，把戏单送来，请活鬼点戏。活鬼道：“我是真外行，点不来的，随你们拣好看的做便了。”形容鬼伸长颈骨，把戏单一望，便道：“这些老戏目，都是大王爷串的。今日我们求子还愿，是阴间创见的事，须做几出新戏，才觉相称。”老戏头道：“要新戏易如反掌。我们班中新编的几出话把戏，却都热闹好看。”众鬼都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戏头便向众脚色说了，打起闹场锣鼓，舌头上跳过加官，后面一出出的只管做出来。众鬼看时，却是些鬼闹张天师，钟馗嫁姊妹，观音抽肚肠，金刚箍铁尺，六贼戏弥陀，赌神收徒弟，寿星游虎邱，小鬼跌金刚，许多新戏，果真热闹好看。众鬼喝采不迭。

正在看得高兴，忽然戏场上鸦飞鹊乱起来。那些看戏的，都一斜眼望着闹处拥将去，口中说道：“去看酒鬼相打。”

撻——当作搨。

懊躁——据前当作麀糟。

对——集。

——指羊。

原来扛丧鬼是这三家村里的鬼地方，听得有鬼相打，忙随众鬼转去。看时，已经打过。但见一个死鬼，打得血破狼藉，直僵僵躺在地下。扛丧鬼看见，吓出飞来祸得面如土色，忙问道：“这是甚么鬼？为着何事？被谁打死的？”有认得的说道：“这是前村催命鬼的酒肉兄弟，叫做破面鬼，正诈酒三分醉的在戏场上耀武扬威，横冲直撞的骂海骂山，不知撞了荒山里的黑漆大头鬼，恰正钉头碰着铁头，两个牛头高，马头高，长洲弗让吴县的就打起来了。可笑这破面鬼枉自长则金刚大则佛，又出名的大气力，好拳棒。谁知撞了黑漆大头鬼，也就经不起三拳两脚，一样跌倒地下，想《拳经》不起来了。”扛丧鬼道：“既是黑漆大头鬼打死的，如今凶身那里去了？”众鬼道：“逃去长远了。”扛丧鬼道：“你们既然亲知目睹，怎不拦住了他，却放他逃了去？”众鬼道：“你这地方老爹又来了！那黑漆大头鬼是要在饿鬼道上做大伙强盗的。饶得破面鬼这等气力，尚不够他三拳两脚就送了终。我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，那个拦得他住？难道性命是盐换来的么？”

扛丧鬼听了无可如何，只得回到棚中，对众鬼说知。众鬼晓得催命鬼是当方土地手下第一个得用差人，平日拿本官做了大靠背。专一在地党上扎火囤，拿讹头，吃白食诈人的。如今他的兄弟被人打死，怎肯干休？少弗得要经官动府，恐怕缠在八斗槽里，尽皆着急。也等不得完戏，忙把戏子打发起身；一面拆棚，一面去报催命鬼得知。那些看戏的野鬼，见戏子已去，大家尽怕纠缠，顷刻跑得干干净净。活鬼随同众鬼，将许多家私什物，忙忙的搬回家去。幸亏人多手杂，一霎时都已七停八当。扛丧鬼自在庙前照应，等这催命鬼到来。

不一时，催命鬼领了几个弟男子侄来到庙前。扛丧鬼接着，先告诉了一通，领他看过尸灵横骨，然后说起“凶身逃去，如今作何计较”。催命鬼原弗想替兄弟伸冤理枉，只壳账赶来打个撒花开顶，杀杀胜会，再诈些银钱用。不料到得庙前，却早静悄悄地，已是败兴；又听得凶身是荒山里黑漆大头鬼，不觉冷了下半段，免不得也做起尸亲面孔来，说道：“戏场上人千人万的所在，青天白日，由强盗到来，把平民百姓打死，又放他自由自在的跑了去，倒说作何计较！亏你做了鬼地方，说出这样风凉话来！如今也不用千言万语，只要交还我凶身，万事全休。若交代弗出，只怕你地方变了地圆地扁，还不得干净哩！”说罢，就要回去。

扛丧鬼着急，连忙一把拖住道：“你也不必性急。凡百事体，也须有话熟商量。我们且到庙里去，斟酌一团道理出来。”把催命鬼引入鬼庙里坐下说道：“这个凶身，莫说我交代弗出，就是官府，只怕也不敢轻易去拿他的。依我算计，倒不如捉猪垫狗，上了活鬼的船罢。”催命鬼道：“怎么上他的船？”扛丧鬼道：“这节事，皆因为活鬼养了嫡头大儿子，说是甚么天尊送来的；因此白地上开花，造着鬼庙，又做甚么还愿戏，以致令弟遭此一劫。那活鬼是个暴发头财主，还不曾见过食面，只消说他造言生事，顶名告他一状，不怕不拿大锭大帛出来买静求安，连土地老爷也好作成他发注大财。你道如何？”催命鬼笑道：“我正肚里打这草稿，不料你的算计，却倒与我暗

地方——地保。

地党上——犹言地方上。

食——是世字之音转。

作成——犹言照顾。

合道妙，可称英雄所见略同。自古道：无谎不成状。正是这等于去便了。”就在庙里写好状词，把些恶水尽浇在活鬼身上，赶到当方土地那里告了阴状。

原来那土地叫做饿杀鬼，又贪又酷，是个要财不要命的主儿。平素日间，也晓得活鬼是个财主，只因蚂蚁弗叮无缝砖阶，不便去发想。忽见催命鬼来告他。知道大生意上门，即便准了状词。因催命鬼是原告，不便就差人，另签了令死鬼立时立刻去拿活鬼。自己一面坐了狗络轿，许多件作皂隶簇拥着，来到鬼庙前。令死鬼已将活鬼及隔壁乡邻六事鬼都已拿到。扛丧鬼这日做了尸场上地方，好不忙乱！土地到了尸场上，相过了尸，又将鬼庙周围看了一回，即便坐在庙中，先叫扛丧鬼上去，责他做了鬼地方，不曾预先举报，打了几十迎风板子。再叫六事鬼去，也要揪住两头打当中。幸亏六事鬼口舌利便，再四央求，方才饶了。然后叫活鬼上去，不问情由，就是一顿风流屁股，打得活鬼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“爷娘皇天”的乱喊。及至打完了，问他“为甚造言生事”，活鬼已经吓昏，那里回报得出？就说三言两语，也是牛头弗对马嘴的。土地也不再问，把他上了全副刑具，带去下在黑暗地狱里，说要办他个妖言惑众的罪名。

雌鬼在家里，得知这个消息，吓得两耳朵坭白，忙与形容鬼相商。形容鬼也不懂打官司经络，茫茫无定见的，只得请六事鬼来与他斟酌。六事鬼道：“我晓得这饿杀鬼是要向铜钱眼里翻斤斗的。今日把活大哥这等打法，便是个下马威，使活大哥怕他打，不敢不送银子与他的意思。如今也没别法。老话头：不怕官，只怕管。在他檐下过，不敢不低头。只得要将铜钱银子出去打点。倘然准了妖言惑众，是杀了头还要问充军的。怎么当得起？”雌鬼见说，愈加着忙，只得央他们去寻门路打点。

两个来到衙门前，寻鬼打话，都说“活鬼是个百万贯财主，土地老爷要想在他身上起家发福的。若要摸耳朵，也须送他九篮八蒲篓银子，少也开弗出嘴。”问来问去，都是这般说，只得瘪了屁股回来。

行到半路头上，六事鬼忽然想起：那土地饿杀鬼非但贪财，又极好色。他手下有个门子，叫做刘打鬼，当官名字又叫做刘莽贼，年纪不多，生得头端面正。他的母亲刘娘娘，也生来细腰长颈，甚是标致。娘儿两个，都是这饿杀鬼的婊子。刘打鬼有个好娘舅，曾与六事鬼有一面之识，遂同形容鬼先去寻着好娘舅，央他领到刘家。那好娘舅是个烂好人，便与他一同跑到刘娘娘家去。

刘打鬼见是娘舅领来的，不敢怠慢，连忙接进客位。叙了些寒温，两个说起来意，要求他娘儿们在饿杀鬼面前话个人情。刘打鬼道：“与土地老爷讲话，却是非钱不行的。若没钱的，凭你新爷娘活老子，活出灵天表来，他也只当耳边风。我们亦不好空口白牙去说什么。”形容鬼道：“舍亲虽说是个财主，其实外头吓杀里头空，却是有名无实的，如今既遭了这般飞来横祸，也说得自然要把银子出来做买命钱了。只要老弟在老爷面前周旋其事，求他只好看瓜刊皮，不要扳只壶卢掘子就够了。”刘打鬼道：“老话头：有钱使得鬼推磨。你们既有银钱送他，他乌眼睛见了白铜钱，少不得欢天喜地，把令亲从轻发落的。愁他则甚。”刘娘娘道：“十个人十样性。你又不是老

坭 (jiá, 音荚) ——污垢。

扳只壶卢掘子——扳了葫芦挖子。只，当作仔，或作着；扳只，犹言扳了，或扳住。壶卢，通作葫芦。掘，挖子。

爷肚皮里蛔虫，就这等拿得稳！老爷虽说见钱眼开，只怕少了也就要看弗上眼的。你且去探探他的口气，方好讲唇。”刘打鬼道：“阿妈说得是待我去讨个尺寸出来。”遂起身出门。

不一时，回来说道：“老爷起初做腔做势，当不得我花言巧语说去，他灭弗得情，方才许了论万 银子；再少也不好说。在令亲身上，也不过似牯牛身上拔根毛，无甚大不了的。只是那个尸亲催命鬼，与这地方扛丧鬼，都是杀人弗怕血腥气的朋友。你们也要与他讲透彻了。若未曾明白，要防他赶上司。土地老爷也未便杜 做主张，就将令亲轻饶放赦。”六事鬼道：“那个鬼地方，是我们的好乡邻，我们自与他说话便了。那尸亲与老弟同衙门吃饭，自然衙门情熟，就借重老弟与他讲一讲，不知可使得么？”刘打鬼道：“有甚使不得！你们再坐一坐，待我去寻他讲讲看。”

去不多时，同了催命鬼到来，说起这事。催命鬼起初大只收弗小，越话越离经的，那里讲得明白？刘娘娘劝道：“老爷已经许了，你只管执之一见，在苦空做闲冤家。我这里粗断一句：送你千把银子；我也不要你二八提揽，你可看我面上，差不多点 罢了。”催命鬼怕他要在土地枕头边告状，不敢不依；况与活鬼本来无甚深仇阔恨，也就得巧便回头，应承了。刘娘娘道：“如今事已千停百妥，你们去端正银子来便了。”

两个谢别回来，说与雌鬼得知。事出无奈，只得措置银子。活鬼虽说是个财主，前日造庙时已将现银子用来七打八；今又猝不及备，要拿出准千准万银子来，甚觉费力。虽不至卖家掘产，也未免挪衣剥当。凑足了数目，送到刘家。交代明白，嘱他早早完结。刘打鬼道：“这个不必费心。难道我们坑 在屋里护出小银子来不成！自然就送去的。大都非明即后，便把令亲发放，也未可知。你们放心托 胆便了。”

打发两个起了身，娘儿们商议将银子落起大一半，拿小一半来送与饿杀鬼，催他就将活鬼放出，果然钱可通神：次日俄杀鬼坐堂，便将活鬼吊出狱来，开了刑具，把前日事情解释了几句，放他回家。

正是：

得钱弗拣主，钱多那怕墓生人。

不知活鬼回去，可有别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活鬼只为了几个臭铜钱，才生得一个小小鬼；遽尔 有事为荣，卖弄手中有物，向白地上开花，造起甚么鬼庙来。缘此而聚集人众，搭鬼棚，做鬼戏，引得酒鬼相打，搅出人性命来，归根结柢，把一场着水人命，一盘 归去。还亏有钱使得鬼推磨，不曾问成

论万——犹言上万。

明白——了当也。

杜——私。

差不多点——犹言将就些。

七打八——犹言七八成，或作七搭八。

准——两准字应作整。

坑——藏。

托——当作拓。

遽（jù，音巨）尔——突然。

柢——通作底。

切卵头罪。然已不免下监下铺，吃打罚赎，弄得了家了命。反不若前头一张卵，后头一个尿孔，穷出狗而极出屁的人，尽管苦中作乐，不怕人觑脱卵脖柄也。或曰：活鬼之遭此飞来横祸，盖系坟上风水应当破财耳；若谓其算计弗通，自作自受，岂非冤哉枉也！

第三回 摇小船阳沟里失风 出老材死路上远转

词曰：

行船走马三分命，古人说话原该听。

何必海洋中，阳沟也失风。

受多寒湿气，病倒真难治。

空有安心丸，焉能免下棺？

《重叠金》

话说活鬼自被土地捉去，下在暗地狱里，伸手不见五指头的，已觉昏闷；再加一班牢头禁子，个个如狼似虎，把他摆布得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要死弗得活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忽然土地来吊他出狱，正不知是祸是福，心里贼忒嬉嬉的到了土地面前。只见饿杀鬼坐在上面，声色不动，反好说好话的放了他，真似死里逃生，连忙磕个响头谢了，走出衙门。凑巧形容鬼与六事鬼两个到来早打听，恰好接着。大家欢喜，拥着便走。

形容鬼见活鬼行作动步，甚觉不便，问道：“姐夫身上有甚痛刺？怎么这般搭搭脚手的？”活鬼道：“就是前日被瘟官打的棒疮，在暗地狱里讨个烂膏药搨了，倒变成烂屁股，好不疼痛！”六事鬼道：“既如此，不可跑伤了。我们且到前面阳沟里，看有什么摇小船，叫他一只，坐了回去。”

三个到阳沟头，凑巧一只小船，傍在大船边，歇在那里。六事鬼便喊道：“这只小船可是摇生意的么？”只见船舱里钻出一个赤脚汉来，答道：“正是。客人要那里去？可到船上来坐，也好待我下橹就摇。”形容鬼道：“我们要到三家村去，你可认得么？”艄公道：“这里摇去，见港就扳头，随弯倒弯行去便是。怎么不认得？”形容鬼便扶搀活鬼，一同下了船，开船回去。

活鬼还只道土地自己想着放了他，倒也安心乐意。只见六事鬼说起他被土地捉去时，家中如何着急，如何寻门路不着，直等寻着好娘舅领到刘家，催命鬼又怎么作难，连扛丧鬼也不曾打他白客，用了许多银子，才得安然无事，放了出来，前前后后，一本直说。活鬼听得用去许多银子，不觉怒声填胸，一口气接不上来，登时白沫直出，倒在船中。两个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扶他起来，一头拍胸脯，一头叫名叫姓的呼唤；弄了好一回，渐渐喉咙头转气，苏醒转来。

谁知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这里活鬼才得苏醒。忽然昏天黑地，起来一阵勃来风，吹得那阳沟河水涨三分，霎时间船横芦篴器起来。那艄公把舵弗定，一个鹞子翻身，扑通的跌下水去。形容鬼着急，连忙拿起篙子，要想撑傍岸边。谁知逆水里撑篙，有如撑了硬头船，那里做得半分主张？那艄公游到船傍，扳着船要想爬起来。形容鬼看见，忙去将他一把拿住，思量拉他上船。大家狠命一扯，不料那只小船早已捩闸下水，合了转来，连这活鬼六事鬼，一齐提在浑水里。幸亏六事鬼惯做媒人，是落水弗沉的，被他扑开水面，把活鬼背上干岸，早已脚立硬地。

这艄公被形容鬼拖住，越盘水越深的，只顾点弗壳深少起业，弄得头浸

搭搭脚手——当是搭脚搭手之误。

打白客——犹言打抽丰。

旱——当是早字之误。

只水；你扯我拽，吃了一肚皮淀清阳沟水，方能爬到岸上。大家鹑得眼白，坐着喘息。

待了好一回，那阵风也痿了，依旧平和水港。艄公再盘入水中，将船拖到岸边。大家用力帮他翻了转来，仍到船上坐定。重新开船，摇到三家村里。打发了船去，三个像雨淋鸡一般跑到家中。

雌鬼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“你们可是在奈河桥上失足堕河，弄得这等拖水夹浆，着了湿布衫回来？”活鬼道：“闲话少说，快拿衣裳出来，大家换了再相商。”六事鬼道：“我就在贴隔壁，归去换甚便。”一头说，就作别回去。雌鬼拿出一大帮替换衣裳来，两个把湿衣换下。

大家坐定，活鬼方告诉雌鬼：“因前日被瘟官打痛了腿，跑不动，叫船回来，在阳沟里失风，翻了船。又在船上晓得你们把银子像撒灰一般用去，把我气得死去还魂，险些儿与你相见了。你向常用一个钱要掂掂厚薄，也算是一钱如命的。几时屙落了肚子，就这般大手指扭起来！”

雌鬼道：“你被土地捉去时，吓得我头昏耳朵热。正在无法摆张，幸亏兄弟去寻着这条踏熟门路，又立马造桥，要许多银子，那时连肚肠根几乎急断。千算万计，连我的壁挺如意，头肯簪，赵珠花，俱上了鬼当里，当出银子，方能凑足数目送去，弄你出来。倒要这等怪东怪西的，真是弗得相谢反得吐泻了！”

形容鬼道：“你们也不必相埋怨。这是姐夫破财星进了命，撞着这般无头祸。在牢狱底头，真是日顶充军，夜顶徒罪。一个弗招架，连吃饭家生都要搬场。如今虽然吃打罚赎，仍得安然无事，好好回来，已是一天之喜了。老话头：铜钱银子是人身上的垢，鸭背上的水，去了又来。只要留得青山在，那怕无柴烧？若只管这等落水要命，上岸要钱的鬼咯碌相骂，连我也蹭促不安了。”说罢，也要作别回去。活鬼那里肯放？说道：“明日还要把小炒肉烧烧路头。多时费心，怎好不吃顿路头酒回去？”形容鬼也就托老实住下。

只见那活死人已经未学爬，先学走，一路抚墙摸壁的行来，巴在活鬼身边。活鬼便把他抱在膝馒头上，说道：“真是只愁弗养，弗愁弗长。人说求来子，养弗大，看他这等花白蓬蓬的，怎得养弗大起来？”形容鬼见那小鬼头眉花眼笑，嘴里咿咿哑哑，便道：“我最喜抱弗哭，待我也来抱抱，”便向活鬼手里接去抱着，说笑了一回，大家收拾困觉。

谁知不到一忽觉转，活鬼忽然大寒大热起来，口里不住的浮说乱话。雌鬼还只道他魘弗苏醒，叫了几声弗应，点起鬼火来看时，只见他面孔胀得绯红，身上火发火烧，嘴里嘈闲白夹，指手画脚的乱话，不由的不慌，只得喊起形容鬼来。形容鬼看了，也觉着急，说道：“这是一场瘟大病，不知这里可有好郎中么？”雌鬼道：“村东头有个试药郎中，他自己夸口说手到病

鹑(hú,音湖)。

撒——应作撒。

屙(,音阿)——排泄。

扭(yà,音亚)——硬把东西送给对方。

蹭(jí,音吉)。

抚——应作扶。

魘(y n,音掩)——梦中遇可怕的事而呻吟，惊叫。

瘟——瘟疫。

除的，便只怕说嘴郎中无好药。”形容鬼道：“不要管他好歹，待我去请他来看看，才得放心。只是不认得他家里，半夜三更，人生路弗熟的，倘然摸大门弗着起来，便怎么处？”雌鬼道：“鬼认得的，教他跟你去便了。”

形容鬼便喊了鬼，携着黑漆皮灯笼，三脚两步跑到郎中门前；碰门进去，催得那郎中衣裳都穿弗及，散披散围的跟了他们就走。

形容鬼一路将病源述与他听了。到得家里，方过了脉，那郎中道：“这不过是吓碎了胆，又受了寒湿气，不妨事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在身边挖出眼眇大三五粒丸药来，递与形容鬼道：“这是一付安心丸，用元宝汤送下，三两日就好的。”说罢，便欲起身，形容鬼忙将一个干瘪头封袋，塞他袖中，叫鬼点灯相送。

雌鬼已将元宝汤端正，形容鬼帮他药灌下。这丸药是杀渴充饥弗惹祸的，有什么用？直至次日半上日昼，仍旧弗推扳，只得叫鬼再去候那郎中来，那郎中看了，依旧换汤弗换药的拿出两个纸包来，道：“这是两服仙人弗识的丸散在内：一服用软口汤送下，明日再将乱话汤送下一服，包你活龙鲜健便形容鬼收了药，送过封袋，打发郎中起了身，照依他说话，把药吃下去，犹如倒在狗屎里，一些也没用！正叫做药医不死病，死病无药医。果然犯实了症候，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，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，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。

那活鬼躺在床上，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。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，好不着急！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，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头，做野团子谢灶；讲只流年算命，又替他发丧送鬼，叫魂待城隍，忙得头臭。看这活鬼时，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，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，牙齿咬得锈钉断。到得临死，还撒了一个狗臭屁，把后脚一伸，已去做鬼里鬼了。

雌鬼那时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泪，号肠拍肚的哭唠叨。形容鬼等他哭畅了，方才劝道：“他已叫声弗应，问声弗听的困到长忽里去了。你就登时哭死，与他同死合棺村，也无济于事，且商量办后事要紧。”雌鬼只得揩干眼泪，与形容鬼把尸灵扛来，躺在板门上，脚板头上煨起帛纸。一面又请六事鬼过来二相帮帮，就托他买办东西。六事鬼拿着些卵串钱，出去先买了一口老古板的竖头棺材，其余用得着的物，一一置办停当。

形容鬼在家中，也主值得七端八正。那活死人虽然还是个小鬼，也未便爷死弗丁忧，一样的披麻执杖，束了烂草绳，着双铁草鞋。雌鬼也戴了没头大孝。

等个好时辰，把尸灵揸在破棺材里，道士摇着铃注卵子，念了几句生意经，吻了材盖。棺材头边放下一张座台，供好活牌位，摆上老八样头素菜来：不过是吊长丝瓜，丫叉萝卜，老茄子，拖根葱，香菜头，无皮果子，闷壶卢，大碗勃酸齏之类。做过了倒头羹饭，请送入殓的朋友亲眷吃了丧家饭，大家散场。

到得头七里，大前头竖起棒捶接幡竿，请了一班火居道士，酒肉和尚，在螺蛳壳里做道场。从此老和尚念苦经，小道士打十番，七七做，八八敲的闹了四五十日。那形容鬼虽说至亲莫若郎舅，到底远了步，来三去四的不甚便当。全亏六事鬼早起夜眠，尽心竭力的照应。真是远亲不如近邻。雌鬼也

眇(ch, 音吃)——眼屎。

推扳——减退。

感激不尽。

只是那口烂头棺材停在屋里，恐防烂断座台脚。一到断过七，形容鬼撵掇着，就在阴山脚下寻块坏心地，做了鬼坟坛，在太岁头上动了土，把棺材生好牛头扛，八抬八辘的扛出门去。和尚道士碰起领丧铙钹，一大起送殡的乡邻闲眷随在后面，抄着近路就跑。

行不到一条长田岸，只见一个老鬼，撑着一根灯草拐赖棒，拦住说道：“你们真是少不经事，只想抄近路！可晓得前面转弯头上的爬棺黄鼠狼么？”众鬼道：“爬棺材黄鼠狼便怎么？”老鬼道：“原来你们还没知道。那黄鼠狼专好龇死人。倘有棺材过去，一大群蜂拥上前爬住，把死人骷髅头都龇得干干净净。所以当日谢家，出棺材远转过去的。你们也该小心为主。”众鬼都道：“到底老辈里说话，不可不听。我们就打死路上转过去便了。”大家掇转脚板头望死路上跑去。那雌鬼小脚伶仃，如何跟得上？落在后头，一步一哭，只顾赶棺材弗着起来。只得喊个练熟鬼吊了，也不顾快行无好步，乱跌乱撞的巴到坟上，跑得膀酸脚软坐着喘息。

那棺材已歇在棚中。形容鬼处分把羹饭摆好。这番不用素鼓榔槌，都是大鱼大肉。众鬼仔细看时：一样是牯牛卵脬，一样是显汤狗头，一样是绵羊颈骨，一样是猪婆耳朵，一样獬豸臀，一样是狐狸尾巴，一样是镬里鹞鹰，一样是掼折驴卵；还有两色水果：却是翻花石榴，掇皮酸橘子；两色点心，是碗里扒春饼，宿蛀大麦团；三杯寡酒；一碗烂饭；点起两枝风中之烛。

众鬼都说：“这活鬼枉做了财主家边，一生一世，苦吃苦熬，就是小荤腥也不舍得买来吃。直到今日之下，方能拽长台子摆这一顿富胜酒席，他已吃不下肚了！岂不是枉活鬼世！”三丛丛，四簇簇的谈论不了。等到落地时辰，拜过离别，收开羹饭，把棺材下了泥潭，罨好在烂泥心肝里，这方是入土为安。大家收拾回家。

正是：

凭你会钻铜钱眼，到头终壅茅柴根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缠夹二先生曰：

活鬼命里既能白手成家，置田买地，造船起屋，挣做百万贯财主，也算是茄子大一个星宿了。就使他拥着三妻四妾，儿女成群，活到寿长千百岁，也该消受得起。谁知才生得一个小鬼，便就船横芦篁起来；一场着水人命，几乎弄得头弗拉颈上。还亏钱可通神，方能泥补光鲜。尚不能财去身安乐，接连又是一场瘟大病，就免不得抛妻弃子，一双空手见阎王矣。古老上人所云“七合升罗八合命，满只升罗就生病”者，正活鬼之谓也。

铙钹（náobó，音挠脖）——打击乐器。

臀（túmǐ，音屯乃<上声>）。

镬（huò，音或）。

或——当是成字之误。